

越劇選輯

王大嬭買布

金松作



浙江人民出版社

越劇選輯

王大嬭買布

金松作

浙江人民出版社

714.6
242

封面設計 潘 竹



書號：(浙)065

王大孀買布

作者：金松
編輯者：浙江省文聯籌委會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武林路萬石里壹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浙江分店
印刷者：農民大眾報印刷廠

1—3,000 1954年2月初版

定價 ~~15000~~ 元
800



王大孀買布

金松

劇情介紹

王大孀的大女兒阿彩養了個兒子，她打算替小外孫做點衣裳，表表做外婆的心。

賣布小販陳大興，受城裏不法糧商收買，下鄉來企圖以布騙取糧食，破壞國家的購糧工作。

王大孀經不住陳大興的一番花言巧語，一次買下了一丈八尺花布，現錢不夠，答應他將來來挑穀子。陳大興一邊抬高布價，一邊壓低糧價，王大孀吃了大虧。

合作社流動收糧站和供銷組到王家村來了。陳大興慌忙溜掉，連量布的一支尺也忘記帶去了。

王大叔開完村幹部會議，從收糧站與供銷組轉回來，預備和大孀商量出賣餘糧。女兒春蘭聽到收糧站與供銷組來了，也回家把爸爸答應給她買布的一担穀子挑去賣了，買回了布。兩下一比較，王大孀才明白上了當。王大叔趁機又把賣糧給奸商的害處說給她聽。王大孀決心不拿糧食向小販換布。當陳大興回頭來取尺時，她湊了現錢把布錢擲還給他。陳大興狼狽逃走。

排演說明

本劇通過王大嬭買布受騙的故事反映了購糧運動中對投機糧商的鬥爭。從小販陳大興被不法糧商收買，下鄉來以布換糧，側面描寫出奸商唯利是圖的本質。

作為一個賣布小販來看，陳大興依靠少量資金和自己的勞動，做一點流動小買賣，餬口度日，還與擁有巨額資金，僱傭店員工人的商業資本家是不能同等看待的。因此，對他從舊社會帶來的不老實的經營作風，和爲了貪點小恩小惠而替糧食奸商以貨換糧這一面固須加以揭發批判，但不能就此把他看作奸商。導演和演員應通過陳大興的被收買，把火力集中到奸商頭上去，讓觀眾從奸商無孔不入，破壞國家購糧工作和陷害人民的自私目的來進一步認識奸商的猙獰面目。

本劇演出時不需要佈景。

人物

陳大興（興）

王大嬌（嬌）

春蘭（蘭）

王大叔（叔）

（陳大興肩揹布包上場）

（唱）八月桂花黃如金，

家家割稻喜盈盈，

我肩揹一個布包袱，

四鄉八鎮處處行，

財源茂盛生意好，

人人叫我「布客人」。

賣布全靠我嘴巴靈，

騙殺人來勿抵命；

（轉數板）

說得他白鯊會游水，

晒乾的鯉魚也會跳龍門。

老奶奶誇我的布身厚，

勸她扯幾尺藍士林；

大嬌嬌到我身邊轉兩轉，

勸她買幾尺黑斜紋；

大姑娘愛紅又愛綠，

介紹她印花嚟嚟花樣新；

新娘子的生意兜勿進，

橫說豎說，鞋面布兒也買幾寸。

布客人，身邊帶了兩管尺，

尺碼上還有花樣經。

老買主老尺加二放，

我抬高布價，吃虧的還是鄉下

人；

新買主量布用市尺，

我手頭緊緊，一尺布拉長它四、

五分。

布客人，還有一樁生意經，

好處多得木與興，

阿嬌阿嫂來買布，

穀米換布老章程。

鄉下的穀米我收進來，

到城裏，轉手送進米行門，
米行老闆當我自家人，

待我好比待上賓。

近來風聲有眼緊，

說什麼糧食賣給國家要實行，

米行老闆暗暗交代我，

要我搶先動腦筋。

我想鈔票多賺點，

因此滿口來答應。

閑話少說去賣布，

（轉唱）

不覺來到王家村。

熟門熟路走得快，

賣布賣布喊兩聲。

（喊）布要哦布？布要哦布？

（唱上）村裏來了布客人，

王大嬌走出自家門，

不買藍布和黑布，

也不是，鞋面布兒買幾寸。

只因我，大女兒阿彩嫁前村，

今年添了小外孫，

大紅花布買幾尺，

小外孫，棉襖棉褲做一身。

布客人！

王大嬌，布客人吃點心來啦。

有有有，蕃薯、芋艿，由你歡喜。

王大嬌，你舊年扯了龍頭細布做被夾裏，

今年年成好，扯布做新棉襖啦？

我買花布。

花樣新，布身厚，幅面寬，隨揀隨挑。

屋裏去挑。來吧！

（唱）前面走的王大嬌，

（唱）後面跟着布客人。

（唱）轉彎抹角到家門，

（唱）廳堂上，新穀堆得滿騰騰。

（趕雞）呵噓！呵噓！人一轉背，這羣

瘟雞就跳上穀堆造反了。

（討好地，拿棒幫着趕雞）呵噓！呵噓！

外頭吃野食去。

（滿意地）真是自家人！（送茶）布客人，你跑路跑熱了，吃杯便茶。

甯，玻璃杯都用上了！恭喜今年又是個好年成。

托毛主席的福。

昨日子我到前村賣布，看見過阿彩倆夫妻。大嬸，恭喜你抱外孫啦！

（笑）布客人這張嘴真甜。做大做大，荷包朝外。大嬸，今朝阿是扯幾尺小囡花布？

做外婆嘛，總歸要替小的打算打算。

（示布）大嬸，這塊好。

（唱）這塊花布括括叫，顏色鮮豔花樣巧，

布身銅板介樣厚，

（夾白）小信人穿上了，

（接唱）人人都想抱一抱。

（鑑賞地）花頭太大，太武了。

大嬸！

（唱）小花頭那有大花頭好，

小花頭，老遠看去糊糟糟。

這塊布，清清爽爽幾朵花，

小信人穿上才時髦。

（拿起另一塊布）這塊也好看。

這幾塊一樣價銀，你喜歡那塊就剪那塊。就這塊大花頭的吧。布客人，你講個價

銀，幾銀一尺。

自家人照來頭割割，不二價三千九百五。

尺呢？

那還要講！老規矩，（身邊拿出另一支

尺）三元尺加二放。

加三放。

大嬸，講這話就勿像自家人啦。只會買

錯，不會賣錯，你要討價還價，我手上用

眼功夫，九寸當一尺，吃虧的還是你呀。

就量六尺吧。

（量布）二六一十二，十足七尺二。

(剪布)

嬌

(唱)常來常往布客人，
足尺加二老章程；

(下，拿尺卽上，量布)

興

祇多不少。是不是？還多了一寸半呢。

嬌

(唱)買布買的眞便宜，

自家人到底自家人。

興

大嬌，兩萬三千七。

嬌

七百零頭抹掉。

興

唷，那有介好的賺頭！如今合作社開

起，樣樣東西有個比較，我布客人那會

漫天喊價呀！(嬌付錢)鈔票都場得熱

火火了。

嬌

鈔票老早包起了。

興

(四面望)大叔同春蘭呢？

嬌

一個村政府去開會，一個放牛去了。

興

(旁白)介大堆穀，叫她多買些布。

(向嬌)大嬌，你看這塊料子阿好？

嬌

顏色、花樣都好。

興

大嬌！

(唱)這塊料子花樣巧，

大姑娘穿上頂時髦，

小春蘭做件花棉襖，

她的模樣更加好。

嬌

她爹說過給春蘭一担穀做新衣裳的。

那好呀！買我的布，尺頭好，價鈔公道。

要她自己作主。

興

(旁白)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向

嬌)大嬌，照我看來，你真不會做外婆。

怎麼不會做外婆？

你替小外孫做套棉襖褲，只是人情；不

是從心眼裏喜歡外孫。

布客人，勿要冤枉好人啊！

還你個道理。

(唱)你若是心疼小外孫，

一套衣裳勿過門。

你若是心疼小外孫，

罩衫應該做兩身。

興 嬌

罩衫，明年再做啦。

(唱)小囡口水、鼻涕多，

替換的罩衫頂要緊，

棉襖褲，不會變做揩桌布，

(夾白)開年到外婆家來拜年嘛，

(接唱)一身打扮簇簇新。

嬌

(唱)布客人說話真中聽，

做件罩衫也要緊。

只不過，算算鈔票兩三萬，

還筆開支勿現成。

興

大嬌，你我老交易了，我相信你，賒把你。

興 嬌

(心動)這塊還是三千九百五？

講好的價銀釘好的秤嘛。

就剪六尺。

興 嬌

噴噴，戮一針也是痛，斬一刀也是痛，小外孫是你心肝寶貝，要做就做兩套，也好替換替換。

嬌

難爲你這兩句話好聽，就依你吧。

興 嬌 興 嬌

那兩塊？
這兩塊好看。

(剪布)大嬌，一丈二，四萬七千四。

布客人，春蘭她爹在屋裏的時候，你勿要來討賬。

曉得，這也是老規矩啦。

(唱)老主老客好商量，

過去是，穀米換布常來往，

瞞着大叔來買布，

稻子割起把穀還。

今日裏，仍舊來個老規矩，

不還鈔票還我糧。

嬌

(唱)過去窮苦穿破爛，

肚飢顧不得身上冷，

羅穀調眼零頭布，

托肩換袖補衣裳。

如今分到田和地，

金黃穀子堆廳堂，

再不必暗暗穀來糶，

興 我準備鈔票還布賬。

(唱) 大嬸想得太簡單，
要曉得，外公外婆不一樣。
今天你，一扯扯了三塊布，
大叔心痛也難講。

大嬸 我也介想。他在屋裏，你勿要來討賬。
興 大嬸，聽我講。

(唱) 倘若他，算算鈔票一大把，
拍桌打橈會吵一場。

要是阿彩得知了，
豈不叫她難為情相。

親家母曉得了更不好，
她會說，外孫究竟不姓王。

大嬸呀，好在今年收得多，

新穀堆了半廳堂，

水牛身上拔根毛，

換掉幾斤又何妨！

兩件罩衫來縫好，

叫春蘭到前村跑一趟，

只說是你女婿做，
大叔叔，反會把女婿來稱讚。
大嬸 你想得真週到啊！

(唱) 面前一個諸葛亮，
四平八穩法子想。
布客人，你我還是老規矩，
折穀多少請你講。

興 城裏牌價掛八萬，我隨時要隨時來挑
穀，出八萬二你看阿好？

興 二話不講，八萬五。

興 這上頭你勿要虧待我了。布，我老尺加
二放；穀，我比牌價高出兩千，為來為
去，就爲了你我是老主老客呀。

興 照八萬四算，你折一折吧。

大嬸 好，吃虧祇吃一遭。(算) 四萬七千四，
八萬四……五十六斤半穀。

興 你幾時挑穀，先關照一聲。

大嬸 那一定。大嬸，生意人講個信用，你我
一言爲定啦。

嬌 你這個布客人，介小心還好做生意！
不比從前啦！

（鑼聲起）

內聲 祠堂裏來了流動收糧站，要羅穀的快
來羅啊！

（鑼聲）

內聲 流動供銷組下鄉來了，要買東西的快
來買啊！

興 （慌張，打布包，旁唱）

合作社，下了鄉，

鑼聲敲得我心裏慌，

（夾白）大嬌，五十六斤半燥穀，一言
爲定哪！（出門）

雞蛋不跟石頭碰，

還是到別村去盪一盪。（急下）

嬌

（奇怪）呀！尺都忘記了。（趕出門去）

布客人！布客人！跑得比兔子還快！

（唱）平地敲鑼一聲響，

布客人爲啥介慌忙？

蘭

（唱上）村裏鑼聲鏗鏘響，

收糧站和供銷組下了鄉。

春蘭急忙回家來，

鑼掉穀子做衣裳。

娘！收糧站、供銷組一道到村裏來了，

爹答應我的一担穀，我想鑼掉剪布。

春蘭，你早一步回來就好了，前脚後步，

布客人剛剛去。

供銷組布樣多。娘，我們看看去。

布客人三元尺加二放，價銀也還公道

——你進來看。

（拉蘭進屋）

（唱）小外孫衣裳做三套，

三塊花布塊塊好。

老尺加二尺頭足，

布身厚來花樣巧。

這塊做身棉襖褲，

這兩塊，兩套罩衫外面罩。

一尺三千九百五，

嬌 蘭 嬌

蘭

(唱) 母親買了便宜布，
還賬可遲也可早。

蘭 嬌

你早來一步就好了。
蘭娘！

(唱)

風吹樹葉黃焦焦，

縫製棉衣要趁早。

我還是，供銷組去看介看，

靈靈市面再計較，

那裏便宜那裏買，

母親你說好不好？

也好。我陪你到祠堂裏看看去吧。

(唱上) 今天散會散得早，

順便到，祠堂裏去跑了跑，

(進門)

穀價掛牌九萬塊，

布疋標價真公道，

我趕快回來報個信，

要做衣裳要趁早。

蘭 叔 嬌

(見桌上的布)
嚟，你們倒去過了？

那裏去過了？

祠堂裏呀。

爹！我跟娘正想去呢。

嚟有去過？(不解) 那麼這布？

這布是娘向布客人買的。

(反感地) 哼！一個油腔滑調的傢伙。

娘，快去呀！

你先去。

供銷組貨價都很便宜，你喜歡啥布，隨

手買回來吧。

爹！我去量穀？

這小人！十五、六歲了，有穀還不會

用？

娘？

從來都是縫縫補補的，自己作主去吧。

那我量穀了。(搬籬筐量穀)

(唱) 新打的籬筐密密的眼，

叔 一對「勒箍」放地上；
（唱）籬筐裏裝進黃金穀，
（過秤）（唱）稱稱倒有九十三。
記住了，連籬筐九十三斤還鮮一點。
蘭 （唱）我春蘭勞動力氣大，
穀担挑到收糧站。（挑穀下）
嬌 難得孩子能自己作主糶穀做衣裳了。
叔 （拿起布）這布幾鈞一尺？
嬌 三千九百五，你看阿便宜？
叔 便宜？吃虧啦！
嬌 供銷組賣多少？
叔 一樣的布，只標兩千六。
嬌 布客人是老尺加二放呀。
叔 我算算看。（心算）一尺布淨吃虧四百
十元。你買了他多少布？
嬌 一丈八。
叔 （再算）四百十乘十八……一總吃虧七千
三百八十元。
嬌 啊？

叔 春蘭她娘！你爲啥一買買了他三塊呀？
我想……小外孫做兩件單衫，也是省勿
掉的。
嬌 家裏嘅有現錢，你拿哈惠鈔的？
叔 我……我欠了欠。
嬌 剛才村幹部開了會，收糧站也下來了，
停歇我們商量商量，糶掉餘糧，布錢早
點還掉的好。
蘭 （挑空籬筐，挾花布，唱上）
糶掉燥穀有一担，
買回花布心喜歡，
叫母親幫我裁一裁，
我自己縫身新衣裳。
叔 娘！你看這塊花嚟嘅好哦？
又鮮豔，又大方，多少鈞一尺？
嬌 四千二。娘！這三塊比上去，天差地遠
了。
蘭 （指三塊布）這樣的布，供銷組也有？
只賣兩千六。

真的上當了！

春蘭，你糶穀阿是照牌價九萬一担？

是九萬。

啥？九萬！（急）不是說八萬嗎？

那個講八萬？

這才叫「熟面孔打重板子」啦！

看樣子，你上當還不小啊？

（有意調開女兒）春蘭，布拿到房裏去。

（蘭下）春蘭爹，真個上了當，吃了虧

啦！

（唱）布客人花言巧語講，

騙得我一時少主張，

勸我買布一丈八，

還欠他燥穀五十六斤半。

說啥個多年老交易，

其實是，熟人頭上便宜佔。

怪不得那天我到城裏去，看見他從萬姓

米行拿出來一大疊鈔票呢。原來他受了

米店老闆的騙，貪點小便宜，來做害國

害民的事！

（唱）開言叫聲春蘭她娘，

貪小失大要認清爽，

布客人受了人利用，

爲啥把他當好人看！

想一想，他爲啥要穀不要錢？

這當中就有鬼花樣。

剛才我參加村幹會，

聽了報告心裏亮，

糧食若讓私商收，

真好比，口中焦渴把鹽湯灌；

他低價收進高價賣，

人家死活全不管，

若是任他去作怪，

糧價一漲樣樣漲。

這種苦頭吃得多，

想起來還要淚汪汪。

春蘭她娘你再想想，

布客人同米商有來往，

嬌

他甜言蜜語騙糧食，
怎會讓你便宜佔？

（唱）布客人，白糖當中放砒礪，
我不該，把他當作好人看，

只怪自己太糊塗，

貪圖小利上了當，

從此一刀成兩斷，

再不上他的斷命當。

（賊）春蘭！春蘭！

（上）娘！作啥？

你買布還有鈔票剩嗎？

還剩四萬多。

先借我用用。

不够我還裏有。

够了。吃次虧，學次乖，還他鈔票。

（陳大興急上）

（數板）急忙忙逃出王家村，

三元尺忘記帶在身，

村頭上布包寄介寄，

嬌

返身再進王家門。
大嬌，我把尺忘記了。

（鈔票、尺一

同擲地，下）

叔

下次再來騙人，你前腳進門，打斷你的

前腳；後腳進門，打斷你後腳——再要

替糧食奸商搗鬼，你討飯也沒路啦！

——去！去！輪到眠床上想想去吧，食

點小恩小惠，可要吃大虧呢！（下）

蘭

出去！出去！（推他出門，關門）

嘿，門都關上了。

興

（鑼聲又起）
祠堂裏來了流動收糧站，要糶穀的快

來糶啊！

（鑼聲）

內聲

流動供銷組下鄉來了，要買東西的快

來買啊！

興

（慌張地）又敲又敲，心都敲碎了！

（數板）合作社，下了鄉，

鑼聲敲得我心裏慌，
儘管我講話像蜜糖，
可惜人家勿上當！

（轉唱）看來投機生意勿能做，
我要急急回家細思量！（下）

——劇終——